蘊愫閣文集

孝經徵文序

文集二

讀書必辯眞僞自僞書雜出穀學之士羅絡異聞跡相祖述若夫抗心睎古之彥綜覈鑒僞刪除繁惑輒謂墳典散佚去聖遼遠古經留遺多由僞託不知盧牟羣言解釋義指實事求是如衡城縣偏信爲愚過疑爲悖末學膚受其失則一山陽丁子儉卿殫功譔集義據通深皆駮辯論語孔注謂非安國所作漢藝文志止詳古文論語篇數別無訓釋武帝末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安國獻之亦不言其曾作訓釋安國以論語教魯人扶卿見論衡亦不詳其注解至魏正始中何晏譔集解突然有所謂孔注者觀王肅家語後序云

安國撰衆師之義爲古文論語訓十一篇尚書傳五十八
篇方悟論注書傳俱係僞託特著家語後序取信後人僞
家語即出自肅僞孔注或亦肅所爲何氏識闇取入集解
耳儉卿之論陋儒駴詫然創而確不可易也其所述孝經
徵文則因朱子刊誤之作不能無疑考董仲舒春秋繁露
五行對篇河間獻王云孝經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漢書
匡衡傳衡上疏曰大雅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孔子著之
孝經首章漢世儒者其言鑿鑿餘若呂氏春秋陸賈新語
應劭風俗通劉向說苑諸書皆有援据孝經之語則是兩
漢以前其書已炳若日月桐城姚姬傳先生云孝經非孔
子手訂而義出於孔氏蓋曾子之徒所述特文有譌脫章

有離合不得斥爲僞書倹卿之言與姚氏互相發又以古文孝經孔傳一卷近世所得自日本國者亦非安國原本安國作傳漢人不言獨家語言之家語王肅僞譔此孝經注有與家語暗合隋經籍志王肅孝經解久佚不傳今畧見宋邢昺疏中而邢疏所引肅注多與孔傳相同是必肅姿作傳假孔氏以證其肊見唐司馬貞指斥孔氏鄙俚不經劉炫詭隨妄稱其善或遂疑炫所作而不知劉炫得之王劭劭與炫或皆被欺於王肅者也存孝經之真與辯孔傳之僞真僞不亂斯爲尊經近世士大夫惶惑於疑似之界而讀書無識制行之大節遂不能無遺議焉然則倹卿之述孝經徵文又不僅在文辭之末也

沈西雍云日本國所傳古文孝經孔注實係贋本余持此論久矣且與諸傳注所引多不相合似尚非子雍僞譔之本近日又有孝經鄭注一書亦來自倭島其注上帝曰天之别名則與鄭注他經天爲昊天上帝帝爲五帝顯相違戾其爲僞書無疑丁君之書雖未槪見覩此序則其於古書眞僞疑似之際判若淄澠海外估舶作僞欺人學士大夫往往爲其所惑余將辭而闢之願二君助我張目也

大學古訓發微序

大學與中庸俱在禮記中考漢志隋志知漢以後禮記中庸已別行大學則自宋天聖間與中庸並賜新進士見玉海司馬溫公謂中庸大學廣義見通考是大學別行實不始於程朱矣今考論語中庸孟子朱注間異古注而次弟不改大學自二程子改易古本所改之本彼此互異朱子增補闕文析經傳爲二其改本與二程又別嗣後董氏葉氏蔡氏各立意見紛若聚訟夫聖賢義理之學莫精於朱子學者當以朱子之書覈之於鄭孔之說知鄭孔所未及者朱子能推闡之其有鄭孔之說爲是而朱子之說不盡合者亦不必爲朱子諱也伏讀

欽定三禮義疏於禮記大學全錄注疏於前編次朱注於
後即尊崇朱子之中寓不遺古本之義
聖人之學集厥大成漢宋之儒同條共貫安溪李文貞公
經學悉宗朱子獨大學信用古義吾師竹汀錢先生論大
學宜遵古本見潛研堂文集陽湖惲子居亦言格物致知
本無可釋見大雲山房集長洲宋于庭著有古義說上下
篇世之習見朱注者每於漢唐師承視為偏駁余恐其愈
久愈墜也作大學古訓發微二卷非敢與宋儒異論也學
問之事在乎並收具蓄祛一偏之蔽折衷於至當義理不
裁諸考据則不精考据不衡諸義理則不粹凡信其所學
而訾其所未嘗學者皆陋也則不棄鄭孔之說庶幾不悖

於朱子也夫

選讀杜詩序

古人詩文必讀全集無取選本小山岌大山峘嶧山隋重甗隒一卷不足言也河出崑崙虛所渠并千七百一川一勺不足言也箸述家有純有雜純者取雜者棄牗知吾所取者未必盡純所棄者未必盡雜故惟博學方能詳說惟詳說方能反說約矧少陵一代詩史詩可删詩之通于史者不可删少陵之詩本無可删者也昔夫子示學詩之益可以興觀羣怨而大旨在事父事君三百篇中忠臣孝子感懷家國勞人思婦之長言詠歎發乎情止乎禮義者聖人錄之以垂教萬世離騷上嗣風雅漢魏繼之體格各異情性則一齊梁以降迄于初唐新聲作古義替少陵讀破

藹發揮忠孝接續風雅使千餘年來聖人興觀羣怨事父事君之教賴以不墜竊謂毛傳鄭箋說詩之祖傳先聖之墜緒厥功甚偉而少陵闡明詩教其功實在漢儒以上蓋自屈子而後一人而已是故北征東山之嗣響也諸將出車之遺意也哀江頭哀王孫黍離板蕩之憂思也垂老別無家別苕華萇楚之哀怨也流離冦亂關河困苦負薪拾梠妻子餓殍拾遺一官沈淪半世巫山巫峽棲棲往來如蓱上之燕漂搖無定而忠愛之念未嘗一日忘嗚呼讀少陵詩悲其所遇每令人欷歔涕泣而不自已信乎詩之足以感人也學者隨性所近各集其說妄意棄取其失則陋是選非以示人以自課也置杜集于座右與選本參技

則杜之用意與余選杜之意並見若舍全集而守選本是
拈一卷一句爲山海也余何敢

七峯別墅詩序

七峯別墅詩吾邑汪厚夫樞曹偕其同官倡酬之作也墅去
圓明園里許坳堂清閟巖廊屈曲西山一角白雲蓬蓬然出沒簷霤不雨而潤無風自涼諸君退食自公吟嘯贈答穆如曠如以山林之樂得之廟堂中人於戲盛已厚夫通籍後三入軍機一由內閣入一由刑曹入一丁宮庶公憂服闋復以刑曹入我
朝設立軍機處始于
世宗憲皇帝雍正五年其制如宋樞密院然宋樞密專掌兵事而我

朝軍機處則主內制主徵發賞罰功罪主受天下之成蓋
宋以翰林學士樞密使中書平章事分其職而我
朝以軍機處總其成是以
天子慎簡勲舊大臣有才德威望者掌之而軍機章京黽
勉趨事日不暇給惟恐不得一當與人酬接其言論風采
皆嚴重謹密望而知為軍機中人也今諸君于散直之暇
俯仰容與浥清泉翫奇石林鳥悅性山花笑開而琴歌酒
賦足使薜蘿猿鶴之侶伸紙操筆欲參末席讀其詩者皆
謂諸君文字之癖未盡除故其煙霞之興不可遏而不知
朝野靜治薄海乂安是以廷臣無奔走先後之勞而有舞
蹈詠歌之樂也詩凡如干首嘉慶戊辰六月望日厚夫錄

于京邸而屬大士爲之序云

汪已山云雍容寛博之文而可備掌故詩序中有數之作

黃少渊詩鈔序

作詩者其皆不得志乎金鏞球磬厥聲喤喤封禪玉檢明堂碁㫒爲傳之七十有二代也其皆鋪張揚厲潤色鴻業者乎㫒爲抱石沈懷沙死陽阿晞髮被薜荔帶女蘿與山魈木魅相儕伍也夏蟲不可語冰春禽之響不同秋蟀詩各隨乎其人耳吾州窮士之藪也然閒有達者閒亦能詩詩皆不工必其人有意與窮士角勝則詩方工詩工而達者窮焉窮且死焉則詩之祟也以余觀州人如蘇餐霞彭甘亭張椒卿孫少初諸君或老而凍餓以死或侘傺鬱伊中歲賫志以死或骨肉訣別子身煢獨以死詩皆絕工汪厚夫年二十爲翰林官至太守州人中可謂達者矣酷好

與窮士言詩以至手足凄痺而窮以死詩之厄人如是至如余者窮而不工然余之窮不至如餐霞甘亭諸君之甚而自視近詩較少作稍進視目前之窮較十年前愈甚餐霞甘亭無子余亦喪子椒卿少初流離顛沛余之羈孤厄塞亦如之余雖窮耽詩不死不止故耽詩者樂與余交不患其窮必求其工黃君少淵州人中耽詩而奇窮者也癸未二月遊淮関余窮執余手欷歔欲泣示余以詩藁憶昔乾隆癸丑余年二十有三君年四歲余讀書君家君之父君之叔父君之從父昆弟皆許余才氣高邁不可量余頗自負君雖幼甚而創宇挺秀有英采既而君之父捐館舍余辭去之南鄉二年之北鄉三年之廣山六七年之浙東

西之魯之齊之燕趙八九年蓋與君不相問者垂三十年或遠道暫歸道左一顧頷首即別絕不意君之觥詩若是詩之多且工又若是也然君詩愈工而窮且愈甚矣君少孤爲母夫人負米適千里歲暮冒風雪歸不一載喪其耦呱呱者日夕啼泣調粥糜納糗餌其口則少止寢薦遺矢則手自澣濯母夫人益衰老即欲謀修脯且不能出門去冬余晤君告君以觥詩故窮至此君不之悛復出詩相質卷首有序余所譔也其時君之窮尚未至于此極故述君之窮尚不足以槩君而余今日之窮亦視作序時更甚焉今別君又一年矣不知君之窮復何若因即前序之說增刪之惟窮者知窮者不必傳其詩而能傳其窮况君詩必

傳者也雖然君年方壯天或者昌其遇因昌其詩忽而爲明堂清廟金鐘大鏞之聲君將爲其達者乎抑願爲其窮而達者又仍歸于窮乎君其審擇之可矣

郭頻伽云瑣碎覼縷如道家常而情文填爾至致此文之所以貴乎真也其序述悲涼激越不覺爲之雪涕

褱海軒詩集序

作詩之道存乎其人之品與學其人品學俱邃則其詩必能原本忠孝發攄性情成一家言不然雖以其詩弋海內盛名譬若溝澮之水可立涸也故有品有學者不必其皆能詩不能詩不害其爲賢人而眞能詩者其人斷無不賢即不必盡合於中道而爲狂爲狷其識趣必有大過人者儉卿丁子吾黨中植品者學之士也年十四五即究心漢儒訓故鍵戶著述十數年六經各有注解其說與許君鄭君相發明以餘事爲古今體詩若建安諸子若陶公若顏謝若齊梁初唐盛唐無所不學而於昌黎最近讀其詩疑其沈潛孳索專用力於此者勤且久不知此特儉卿之緒

餘耳儉卿又曷嘗以能詩自命哉夫詩得於性之所近而成於功之不息然猶就詩論詩若詩家探本之論更有進於是者岷山導江嶓冢導漾導淮自桐柏導河積石至于龍門江淮河漢天地之化之流行而不息者必有其發源人聲之精者爲言而言之可以函於天地間者亦必有其所自出故人必先正其性情厚其學養則志之所向言即應之古人有作詩絕少偶見一二而卓然足傳者其源流正而所植者厚也以儉卿之植品耆學年力方富而詩之進境已若是過此以往何可限量昔亭林先生羽翼經傳不以詩名而其詩沈深雄邁一洗明季陋習近如吾師竹汀錢先生自言平生肆力經史無暇工詩然潛研堂集一

時諸名家未能或之先也葢詩之境界無盡惟蓄道德而能文章者其所造亦無盡余故爲儉卿勗之若謂攷證之學與辭章之家分畫畛域專擅則勝兼習則絀此凡說也余未信之質之儉卿亦謂余言不謬云

王碧城詩稾序

余樸率不妄譽人亦不好詆毀人然世之負才氣能鑒別人賢否者余皆樂從之游雖其議論不盡合而與和光同塵無所短長者有間也王君碧城温温然雍雍然平生未嘗道人過失人有善則獎勸不絕口余始交王君疑其達心而懦多可少否徐而察其行則耿介絕特雖窮乏不乞憐于人既而觀其詩則清超朗暢脫去雕飾翛然出塵君家吳門之飲馬橋老屋數椽僅蔽風雨無僕隸應門有子數人洒掃進退各司其職客至少者烹茗長者執甌以獻君欣然與客晤對或日晡談尚劇君之夫人遣諸子適市具酒脯留飲輒盡歡余游吳門必造君廬竟日談論所談

者各以所造之詩境研窮其得失君詩五古勝于七古近體勝于古體五言勝于七言而集唐一體如七襄雲錦無鍼線痕尤爲神技嗚呼君十年前歷聘諸節使名聞公卿頗有權貴人欲羅致而薦拔之者君毅然以義自持甘心窮餓而不悔年六十餘簞瓢屢空晏如也讀君詩悲君之遇益信君之志行不可及余故不妄譽人而君亦無俟余之譽也聊述所知于君者以想見君之爲人君季子其福郡文學余之門弟子也品遂而學優食貧自甘守道不變君之貽謀遠矣以君詩索序爲述其大畧如此

婁東盛氏宗譜序

予家舊傳宗系圖乾隆甲午夏日先君子依次序錄距今五十寒暑蟫蝕剝蝕紙墨漫漶迺亟編纂增補釐爲二卷顏曰婁東盛氏宗譜攷周禮太宰以九兩繫邦國其五曰宗以族得民小史奠繫世禮記大傳繫之以姓而弗別此即宗譜之所自昉矣古者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大宗百世不遷小宗五世世則遷此宗法之善也自宗法廢而族譜興趙宋以來譜系之學向推歐陽氏蘇氏歐陽氏譜中間失世次者再蘇譜三世而上失其次以二公之博洽豈不能旁徵曲引鋪張盛美而其謹慎乃若此蓋不敢自誣以誣其先人也吾盛氏系出姬姓召公之後歷

千百年支派繁衍廢興絕續皆不可考其時代相近又同籍貫者百數十年間頗多聞人然亦不敢妄爲附會故自本宗之外凡旁支或傳至三世或傳至五世無考者概從其闕惟傳疑乃所以傳信云歐譜世系圖表皆限以五世是編圖宗歐法表列四世稍示變通蘇譜於本宗詳書仕娶生卒旁支不書是編苟有可稽必爲采輯又子孫世世當保守者莫重於祖墓我先人自文英公以下五世兆域巋然獨存今州城北門外錦涙橋之東北王家涇之南岓西南正兆爲前明處士文英公之墓王孺人合葬焉其昭兆葬前明郡文學介福公邵孺人合葬焉副室須孺人祔於東旁其穆兆葬處士文敷公陳孺人合葬焉文英公墓

之東南十數步爲處士宗賢公之兆謝孺人合葬焉其昭兆葬處士贈修職郎屺瞻公費孺人錢孺人合葬焉西南十數步爲處士維閭公之兆曾孺人合葬焉其昭兆葬文學贈修職郎毓英公曾孺人合葬焉俱繪圖入譜俾子孫守之勿替至如譜家例有世傳以紀事實吾宗累世務農潛德弗曜高祖介福公爲明季諸生避亂隱居曾祖文敷公幼罹家難先人箸錄悉就散佚是譜僅錄州志二條及家傳如干篇不敢私自握筆假托鉅公致蹈誣妄之罪也嗚呼余家門祚之衰至斯極矣然以余之庸材碌碌老而無聞猶不至飢餓以死者一粥一饘皆先人之賜也可不念乎傳曰先祖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余

之有志於輯譜也久矣嘉慶癸酉曾經錄校旋以他事中止迄今又十有一年復檢舊藁釐定體例自愧檮昧寡識不足以表揚清芬後嗣子孫將廣其義類而續修之郎本是編以爲椎輪此則余之志也夫

趙非石琴譜序

虞山下有泉泠泠然環繞城濠流而爲七象琴之絃名曰琴川其鄉人多善琴相傳嚴氏遇仙人授指法其聲清靈超脫江以南之琴首推虞山派山東南三十里曰唐墅琴藪也有李氏兄弟長曰詠葭次曰味霞味霞之子曰小霞皆善琴而詠葭尤善其鄉人有趙君字非石世習賈人業性孤癖不善貿易虧其貲困甚工於詩吟哦聲日夜不輟嘗學琴於詠葭盡得其指法余客唐墅從非石受琴得思賢操一曲今忘之矣詠葭謂非石琴意微妙而過於悽惋未幾非石以幽憂死余傷感不已乃讀其所訂琴譜而序之曰夫琴調六氣君子聽之以平其心也然而凡音之起

由人心生不能使樂心感者爲悲哀哀心感者爲歡樂故深於琴者雖各極其妙而不能無所偏異於靡靡之響千手一轍故其不能無所偏也即琴之所以可貴也琴之音有五宮音主信商音主義角音主仁徵音主禮羽音主智琴之絃有七一絃屬土爲宮在天符經曰土星分旺四時絃用八十一絲二絃屬金爲商在天符經曰金星應秋之節絲用七十有二三絃屬木主角在天符經曰木星應春之節絲用六十有三四絃屬火主徵在天符經曰火星應夏之節絲用五十有四五絃屬水主羽在天符經曰水星應冬之節絲用四十有五六絃爲文聲主少宮在天符經曰文星於人爲文德彔應剛也七絃爲武聲主少商在天

符經曰武星於人爲武功剛應柔也其右手指法三十有五其左手指法四十有九其向徽曰外曰出其向身曰內曰入其大指向外出絃曰擘向內入絃曰托其食指向內入絃曰抹向外出絃曰挑其中指向內入絃曰勾向外出絃曰剔其名指向內入絃曰打向外出絃曰摘是爲初明之八法其按絃之法稍一輕浮則吟猱飄忽綽注狂誕一曲之音不相聯絡至徽之上下分數務在按準而吟猱收轉則必用力圓健動指自然手法既合節奏自雅然疾徐輕重之節奏同而歡娛愁苦之意趣不同或謂琴通於詩歡娛之辭難工愁苦之音易好吾謂以愁苦之人聽愁苦之音則以爲工耳非琴之果有所偏也今於玉驄金勒豪

華貴介之前而操烏夜啼平沙落雁諸曲則未必知其工矣非石以賈人子避俗如仇至於窮以死故其琴聲哀余又工愁善恨故聽非石之琴而有感焉余不能哀樂而樂哀則序非石之譜雖不能盡述非石之琴之妙而不可謂非非石之知已也今也人琴俱亡所存者其譜耳乃其琴譜存而其詩已盡散矣悲夫

秋夜集惟安郡齋序

昔人有言士屈于不知己而信于知己者夫所貴乎知己者非以功利相結納也自世道不古而上下之交惟功利所在趨之若騖其以文章道義相期許者無有也若鈞園太守甯公則不然公上交不諂下交不瀆不諂故凡仕宦中所共爲者公有所不屑爲不瀆故公所不屑爲者人雖欲爲之而終有所不敢爲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公之廉明正直聲聞遠近大吏倚畀兩攝監司將入告天子內陟卿輔外任封圻而公晝省夕考退思進思惟日不足又以詩歌涵養情性而不與時俗爭淹雅之名故不知詩者公皆不與言詩卽深于詩者公亦不輕與言詩獨

于下僚中之迂疎積散如大士者乃引而進之几席之間謂能志乎古而不隨乎流俗者也嗟乎一介之士有悲憂困瘁至于窮以老得一知已則顧盼之榮重于金帛大士何人而受公之知若此人皆謂公之好尚與世俗異而公不自知其所以異也歲在乙酉大士抱骨月之戚適當秋序卉木黃落草蟲淒切索居寤嘆悲不自勝公恐其哀而至于傷也置酒召飲座無衆客獨桐城汪君以樸公之素心人大士之文字交也酒半酣三人縱談上下今古省軒神聳高歌清嘯若出金石不惟竆卑世俗之見無所介于其懷即賓主禮數亦不屑屑焉效拘苦牽率之態者既酣而歸殘月在樹涼風襲裾漏四十餘刻聞桐陰深處琴聲

泠泠然如遇公于高山流水間也

送顏翰林典試四川序

天佑我

聖清以文教治天下超唐軼漢紹隆成周五嶽之秀各獻其魁奇才傑並進于輦轂之下而益州在數千里外峨嵋劍閣井絡垂耀靈異鬱積扶輿蜿蟺與五嶽爭勝不相讓其卦值坤多斑采文章其辰值未尚珍味其德在少昊好辛香其星應輿鬼其士君子皆精敏通洽自蠶叢魚鳧開闢榛莽歷數千年至于我

清鴻才碩彥聯屬薈萃相如子雲莫能擅美

皇帝二十有三年命翰林院侍讀臣顧元熙翰林院編修

臣顏伯燾出典試事

皇帝若曰朕聞西川之彥文秀瑰瑋湛然岳立不營不求德聲邁流女其搜羅剔抉無有湮沈朕則嘉女元熙伯燾頓首稽首受

命郎戒行李出都都中士大夫不及餞送顏君介其鄉人黃釗乞余作山水一册壯其行余惟海內山水莫奇于蜀中入蜀中縱觀山水則天下之文章莫大乎是今顏使君奉

天子命輶軒所至山川奇秀盡入掌握然而玉華金碧希世之寶辛蒟芳蒻果實之珍桃支靈壽竹木之貴或其盤桓利居俏迹守素必窮日夜之力是經是程是究是度然後隱者蠖伏者出龍翔其鱗鳳集其翼而山川奇秀之氣

莫得而闕焉余故樂爲之序兼以質諸顧君知其能相與
以有成也山水之册不及作選　朝請爲作蜀游圖可也
汪巳山云以蜀道與衡文互爲聯絡絶似韓柳送衡山
道士序㕘氣格亦復古茂

送人爲學官序

國家學校之官府有教授州有學正縣有教諭其佐皆有訓導教授以進士選學正教諭訓導以舉貢選乾隆三十一年

純皇帝特命王大臣以身言差天下舉人久次吏部者一等試知縣二等試教職著爲令更數年一舉歷

仁宗朝至

今上悉如舊制道光甲申客有部選得教職者以余爲識途之老馬也屢問所以爲官者余謝弗知客曰子豈備官而未之知余曰唯唯否否不知子所問者爲官乎爲學乎學官者官而學者也其賢者志乎學不志乎官者也其不

肯者昏乎學而溺乎官者也君子之學也期其用也學官則以不用爲用聚一鄉一邑之秀而教育之以備其用其爲用孰大于是是故志乎學不志乎官然後可以爲學官若夫昏乎學而溺乎官者見府州縣則羨而畏之從而暱比之干求之府州縣薄其爲人暱比之不容干求之不得又從而嫉妬之怒于言怒于色其同爲學官者絲粟之利分爭辯訟一介不以與諸人一介必欲取諸人此其故智也余所知者學而已官非余所知也今吾子不問學而問官余惡乎知之客曰吾恐居其位而不克任其事吾是以問子何子見絕之甚也余應之曰子將問學之事於官之中乎抑問官之事於學之外乎夫學官之所有事者吾知

之矣請以　國家設官之意爲吾子述之各省教官由部選後赴本省撫院考試其文居一二三四等者赴任五等退歸學習六等革職此例定于康熙四十三年文學明通方稱厥職此

聖祖之訓也教官不許干預地方事務此例定于雍正七年其違例者以不應得爲之律議處若州縣官以地方事務與教官同辦者亦如之此

世宗之訓也舊例教官二員同食一俸其以各員之品給與全俸始于乾隆元年給俸以望其修舉職業助興教化非以廩餼爲養老之具此

高宗之訓也學臣考試教官一體封門不許攜卷歸寓以

杜代倩並分別等次移明督撫此例定于乾隆七年蓋以爲大計考核之實據此亦

高宗之訓也我　國家

列祖

列宗澄敘官方作興校序

仁宗繼之烝我髦士

德盛化光

今上嗣統文治翔洽視學之臣宣

上德意登明選公以勸以恪而俯士諸生賢而才者沐浴教澤卓然有所樹立其愚不肖者亦紛然雜出于其間此非　君相之教化有所闕而學官之名節未盡立也然則

爲學官者亦盡其所爲學而已若必舍學而言官其弊至于踰閑蕩檢寡廉鮮恥佐貳之不爲而謂學官爲之乎詩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又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凡爲學官者宜如是矣客曰謹受教遂書之以送其行

送王覺梅歸杭州序

王君覺梅客山陽十數年山陽數易令賓客聚散無常令閩覺梅賢輒留之然覺梅于簿書錢穀掌記之事皆弗與也精篆繆篆直入古人之室鐫印必手製銘跋年六十刻細字愈工有印僅寸許而跋語至數十百字者波磔體勢見者詫絕覺梅亦自負一日過余談故鄉事頗有思歸之志余曰此問亦可容君然與君同客者徵歌選色裘馬焜燿君非其儔也是宜歸君所主厚遇君然不過藉君以博其好賢之名耳是宜歸雖然爾詎知歸之反不如其不歸乎又安知不歸之無異于歸乎覺梅曰如吾子之言則不歸固失歸亦未爲得也吾將大有得于吾之歸者吳山之

上隆然而秀峙者大觀臺也吾操鐵筆坐臥寢食于其中筆之所至與松風水竹之聲相應和而吾得盡吾之技樂吾之樂以終吾之年雖三公之貴不易也其他則又何戀焉余曰樂哉歸乎乃酌酒勸君送君于河干夕陽欲落舟人解維余倚郵亭而望悄然以悲而君自此遠矣

贈朱澗南序

天下惟襟懷高曠之士方能心古人之心樂古人之樂而頤神養性以享壽考于其身如斯人者求之近代文人中百不得一而吾于朱君見之朱君家于淮城澗河之南故自號曰澗南少以文名重于庠然制義迴異庸俗應省試不利中年後棄去胸有數萬卷書不輕談一字惟可與言者則津津汩汩如飛巖瀑布一線直下隨地濆湧喜吟詩精篆籀工寫山水尤長于畫牛水村山郭或寢或訛有天然野趣求者踵門不肯濫作其窮澈骨絕不妄受人一錢與人言不訴愁苦年七十餘步履輕健如五十許人不曳杖不隨僮僕葛巾布襪鶴髮飄蕭身近市廛而煙霞之氣

溢于面目客有問于余曰是殆世之所謂散仙者與是其得于天者厚如蒼松翠栢經冬不凋者與是殆習于養生家言故精氣完固收視反聽而神明不衰與余笑而應之曰此皆不足以知朱君也今天下非無讀書好古之士而或汲汲于功名之榮世也則其精神敝矣或沾沾于文章之傳世也則其精神又弊矣至于二者皆無所冀而嗟貧嘆老顧影欷歔則其精神且一敝而不可復振吾謂精神之敝由于讀書之不專讀書不專由于襟懷之不廣如朱君者其精神從讀書中出其讀書又從襟懷中入也孔子不云乎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朱君幾于樂之者矣客曰有是哉何吾子之善言朱君也因書之

以爲朱君贈

李海帆云起結以樂字綰定中間落落寫來而其人清狂野逸之態活現紙上是贈序中之脩然拔俗者

贈郝生序

余于山陽得三士焉曰邱生炳曰李生續香曰郝生其燮余始交邱生卽爲余述李生賢兼及于郝生見李生益知郝生賢及交郝生則其人與邱生李生異邱介而和李溫而栗郝直而毅未幾邱生沒李哭之慟郝亦如之邱生者少孤貧學治生術權子母爲猾吏所吞訴于官官受吏賄不之理反見辱焉李生殊爲不平然李有觚金亦被夫已氏久假不歸莫可誰何故不能爲邱畫策郝生奮然欲雪邱生冤爲之維持救護猾吏不得肆其惡李生益敬服之以故三人極友善李生醇謹修飭不諧于俗無可訾議則皆以無用目之邱生大不理于口郝生謬謬然落落然跌

宕自憙得狂生之名于淮上遇齷齪猥鄙者輒姍笑嫚罵似嘲似謔忽譽忽刺而其人忸怩無所容俗士滿堂聞郝生至則閧然散余故樂與郝生遊以俗士之望風而避也相與道邱生事則欷歔太息傷其抱才不遇厄塞以死然非郝生無復可與言邱生者獨李生在座泫然出涕嗚呼邱生死矣李生文譽日起而省試三黜郝生且貧乏不能赴試余所交三士無一得意者余天下之窮民也凡士得交于余無不窮者李生窮郝生愈窮人惡其狂也咸樂其窮也吾謂郝生狂而狷者也其性情與李生同其肝膽與邱生同其或窮于目前不窮于異日則所以善邱生身後之謀爲李生道誼之助者必能副乎其懷而充乎其量也

夫余之窮不可爲也生之窮猶可爲也贈生以言愛生慰生且朂生也

郭頻伽云文如寫生其人呼之可出而意極深厚

汪已山云錯綜離合極意經營是史公傳神理

曹礪庵八十壽序

古無壽序明人始濫爲之夫文以壽世而所壽非其人則其文不傳即其人亦不傳壽者一人之私也文者天下之公也山陽曹君礪庵以明經貢太學年八十偕學官弟子重赴泮林平生寢饋古籍留心鄉邦文獻嘗因邑乘殘燬恐掌故之失墜迺博徵廣採取其確然有援据者譔信今錄如干卷或軼事不能盡錄又別爲筆記其傳聞之舛誤者則覼縷剖辯權衡于義之至當而後止自少至老孳孳矻矻六十年于茲矣後輩考掌故者必問曹先生邑中有大興禮大政令足備當事諮訪者必交口推曹先生先生證引古義雄談娓娓精神不衰先生之壽非獨一身之壽

乃一鄉之壽也非獨一鄉之壽乃一國之壽也今夫修志之難言也書成于數人之手其意見必不能盡一其褒貶又未必盡公然而官局修書必專取一人之書以爲主而博採諸說以折衷之一人之書一邑取之一邑之書一郡取之推而至于省志一統志皆然凡事以官書爲憑故修志不可不愼而修志必有所本故一人之書尤不可以不愼也先生耆年力學天更予以康强逢吉使其蒐羅愈富簡擇愈精異日獻之

朝廷登之史館而先生且得安車蒲輪沐

天子光寵則不獨一郡一邑之壽乃天下之壽也余雖不足以壽先生而余之文乃天下之公非一人之私也先生

其將適然而喜謂稱觴之文樸遬如此或可與之論文已

李海帆云余過淮上訪耆舊皆以曹先生對惜抗塵走俗不獲一造其廬聆其緒論讀是文謚想見其人矣

華亭范學誠校

遊小石洞記　　文集三

虞山城外諸峯大小拱列西望劍門巉巖突兀色如紺螺又西一峯横臥雲外其色澹白迴合雲氣飛動縹緲是爲鵓鴿峯下有石穴傴僂方得入有屋高丈許寬二十餘步盛暑袒裼入其中服袷衣猶涼生肌膚有積水潭水氣上蒸四壁石液迸流丁卯夏吳卓信孫源湘黄廷鑑張鐏王履基譚天成盛大士七人同遊肩輿往泛舟歸歸各有詩王子詩先成自言曩遊洞庭入林屋然炬而進深不可測仙蟲怪鳥往來飛撲靈奇窅窱迥非凡境虞山之洞坳堂杯水耳衆譁然不肯服且有痛詆其詩者衆意爲虞山左袒王子舉洞庭壓之皆非也海內奇境不止一虞山即何

止一洞庭文人相輕各以私心議論長短故心欲其虛氣欲其下也識欲其高見欲其廣也山靈有知幸勿笑客

吳頊儒云閒靜遒逸直入古作者之室

遊烏目山房記

虞山西譙門外數十步枳籬屈曲石廊旋轉背山面水而構者曰烏目山房昔耕煙散人栖其中仿一峯淺絳法得山氣最勝其前榮曰小天台四圍多山桃花夾以篁篠紅潤欲滴後舍松杉栢檜或偃或立旁有亭曰西亭亭左右泉礀鉤帶涎玉沫珠前望城垣緣坡而上岡翠繚繞遊者四時無不宜園池易主窗牖缺圮薪木蕪穢有西山農家子出百鎰貲屋貰酒于其中披荆榛葺繕治復其舊觀不數載爲文士觴詠地余客虞山友人吳項儒張椒卿晨過余寓拉余出徑造山房孫少初先至獨坐陳二小碟酒一壺已飲其半三人各罄所餘出望簷際有炊煙旋旋迴合

蒸而爲雲日朦朧無光四山翳蔽霧重若雨少頃雨大至門外屐聲槖槖項儒曰必黃琴六也是會也項儒爲東道主先約少初琴六出城而邀椒卿同過余同遊山房作竟日懽琴六居北門道遠其來遲又遇雨衣裳皆濕喘息未定即索紙筆欲聯句椒卿袖中出詩韻少初奪之曰飲酒耳何詩爲酒保以饌具請項儒令煮蠶豆燒新笋翦嫩韭擷香芹烹魚殺雞皆鮮美有風味酒半雨少止懸崖奔瀑從松梢下倒垂鱗鬣浮如櫛沐余折松枝擊甌椒卿和而歌歌曰雲黮黮兮山之阿峯青蔓兮引翠蘿我所思兮不見空搔首兮踟躕亦不知其何所指也俄而陰霾陡埽山骨盡露遙望西北諸峯匽者巋者嶂者隆者嶠者崠者崩

者遠近俯仰拱揖其東山則薄巇半嶺雉堞橫截之堞外萬花攢簇明豔灼日堞以內煙霏霧結琳宮梵宇咫尺不能辨也余數人俯視城內人若墜雲海視城外若出雲表呼聲笑聲與雲吐吸痛飲盡醉而興愈豪琴六不善飲見少初拇戰不止直前取巨觥立飲遂大醉椒卿少初皆頹然項儒半醉余自負不醉踏月獨歸項儒尾其後余且行且吟歸寓就寢明日晨起則矚昔之夜行吟躑躅于月下者皆不記憶矣晤項儒始知之諸君雖醉不若余之甚也

辛未四月二十日記

吳項儒云熟于唐雜家之文縱心孤往噓雲吸霧陸魯望羅昭諫後乃有替人

維摩寺觀海樓記

維摩寺踞西山形勝絶頂尖圓蹐其巔諸山來朝蜿蟺迴互淹淹委委寺敞而高欂櫨節棁丹碧煥采後有樓曰觀海樓蒼茫青靄排闥而入東北望風檣千百數落虹蜺浴蛟鼉鼓棑縱柂趠漲截泂方朝暾將升海中紫氣上涌有物如車輪三起三伏光閃爍不定久乃赤色外爛炎于赮火樓中瞻眺詫為鉅觀樓故屈氏築屈保鈞暨其子頌滿邀鮑倬盛大士山中餞春遇雨宿此樓有白雲自簷際出穿牖入扃其扉旋繞梁柱間簾櫳飄拂若飛仙輕裾態度雅冶開戶隨風而颺薄暝少霽晨霧復合不獲見日出狀再宿歸歸則星熒月皦乃悔絶豈遊觀自有福緣與抑樓

中雨態更佳觀日出者得彼失此亦可惜與保釣頌滿皆
有畫倬作詩大士和之復作記乙丑三月二十八日

遊劍門記

自維摩寺迤邐而西跨水澗踏石卵歷岡坡數十轉愈轉愈險螺旋達于頂曰劍門虞山最高處也峭壁陡立十數丈如神斧劈兩崕青黑色上銳下削中有縫窄不容身昏暗不可測左右皆巨石犖确攫拏蹲伏諸奇怪狀可喜可怖壬申八月余從北山得路引而西竭一日之力奮然獨遊緣岡而上憩石磴旁渴甚覓茶舍過僧寺寺門閉不開前有松棚賣茶極香潔座中翠屏竦峙橫亘石梁梁下水聲潺潺是爲拂水巖牧翁于此築山莊今久廢余以茶佳索再飲忽飛雨撲面襟袖頓濕天青無雲不知雨所自來茶舍主人云東南風起則山溜倒卷吹爲萬縧山中人習

見不足異遊客遇之即爲異日未晡欲更覓奇境微聞雷聲殷殷從西北折而東黑雲如牆橫數丈雲下迷漫白氣恍惚有物蠕動屈曲攫而走雷漸近且電俄而風聲大吼如萬馬奔迅余疾趨入叢莽中木石皆腥氣益股慄攀蘿披榛匍匐而下岡漸低路漸濶陰雲蔽天而無雨膽乃漸壯久之始沿山足達維摩後院雨數點即止雲亦盡散市戶燈火如繁星溪口有渡船附之歸舟人詢所由悉以告大爲惋惜云登劍門絕頂北望海西望湖風颿沙鳥層城樓閣無所不睹何草草若此然已追悔無及始也急于遊不少待繼則急于歸不少留余一生受患在性急遊山其小者執筆記之以自警

窈窕山房題壁記

鎮洋張椒卿客虞山賃廡于北城之窈窕山房貧而好客嗜飲工詩文酒之會一月再舉畸人狂士以類爲招凡塵俗其狀卑靡其氣者弗與焉凡拘牽其態囁嚅其言者弗與焉重陽節過積雨乍晴池承磵水魚噞青萍簷接嵐雲鳥銜紅葉客停車而不速酒近市而易沽團坐一室不辨賓主各賦一詩不分體韻日晡而集月斜而歸此亦客中之樂事而窮者之勝情也同會者十有三人各書姓氏于壁嘉慶辛未九月十二日

王樹穫字芑堂太倉州人明經不第家貧多子年六十餘舌耕餬口居家不干預外事性情醇雅對之如飲醇醪

吳卓信字頊儒一字立峰常熟人諸生有奇氣身頎而長鬚眉蒼古博涉經史能爲昌黎柳州之文中年窮而愈工箸述甚富遇俗客則不談一字

張景江字永叔一字補庵太倉人國子監生中庚午鄉舉博聞强識與其友人彭甘亭以詩古文章相切劘里中有彭張之目

黄廷鑑字琴六常熟人諸生癖好古書見善本必典衣以購借鈔宋元槧本隆冬盛暑不少間斷酒量甚窄而喜與酒人往來詩學青邱音節流美

屠逢泰字大來一字月椒鎭洋人諸生和平坦白胸無城府家極貧硯田自給一介不取

王泰一字煥文一字紫庭鎭洋人諸生性伉直面斥人過人多嫉之然虛衷好善見一才一藝輒夸詑不絕口

胡來復字見心一字沁雪太倉人甲子副貢飲不甚豪而詼諧滑稽能傾倒四座與人交不爲翕翕熱淡而彌永

張鐸字椒卿鎭洋人甲寅副貢孤苦鰥居無以爲家挈其子遊虞山嗜酒落拓能爲于山孝穆之文詩學晚唐詞宗南宋

孫理字緒之一字少初鎭洋人諸生芑堂之門弟子嗜酒尤甚于椒卿才情華贍以詞賦名于江左

李元塏字湘芷長洲人國子監生倜儻自喜詩詞清華瀏亮一時名流皆所推挹

倪景曾字亦魯崇明人國子監生僑寓鎭洋往來虞山婁水間沈默寡言好深湛之思詩文幽雋紆折戛然異人酒後則豪興勃發兼工圍碁

盛大士字子履鎭洋人與王煥文張椒卿同歲入學鄉舉後客虞山數年虞山邑人與其寓客皆從之遊窈窕山房記卽其所作

盛徵璵字聘之子履之子從遊虞山時年十六綢學能詩座中呼爲小友

可掬軒記

唐墅在虞山東南三十里東西兩街中亘語濂涇三橋環之西街之南有屋數椽處士張海翁所築取掬水月在手之意顏其軒曰可掬其孫邦鎮邦鎬承藉舊庇既勤既治性好客時時會合佳士軒以是得名嘉慶壬戌癸亥間余消夏是軒與邦鎮論文與邦鎬讀畫與李世則譚天成李舜飲酒賦詩極友朋之樂余爲塵事所誤悤然舍去奔走於黃沙烈日中視軒中人翛然若神仙不可卽邦鎮少孤力學欲自奮於功名赴省試不第入都應順天試又不第迺納貲爲兵馬司吏目需次一年歸復挾貲以出加捐指揮功令職員未補缺者例得與試遂留京屢試屢黜都中

旅費將不繼邦鎬作書勸之曰自兄之出園花無主賓客盡散兄納貲求得官官不可得而逋務日積將奈何時余先在京促之歸不聽反憾焉余知不可勸迺先歸歸晤邦鎬同寓書招之不報癸未春忽晤于淮上則憔悴枯槁年四十已如六十許人具言長安居大不易悔不早聽先生言余慰之曰但歸去何事不可爲子無憂比至家遇大水唐墅被患尤劇登軒一望則洪流洶湧茫無際涯軒以外惟聞饑民號叫啼泣聲軒中几案有奪去作桴筏者禁之不可恨且懼又中濕熱遂病不數月竟以死嗚呼如邦鎬者其氣銳其運蹇而其情大可悲矣世之名場馳逐者非必富貴利達之見錮于其中也家無餘貲株守必坐困始

不得已而出門冀徼倖于萬一苟有田可耕有書可讀有先人敝廬可息肩而容膝亦復何求若其走俗抗塵猿驚鶴怨雖求無不得猶且不可況所求者不可得而所失者不復償乎余既哀邦鎮之志而迴憶曩者軒中遊憩風景不殊則又未嘗不自悔也因書之以寄邦鎬

談昔軒記

吾州西城稅務橋下塘有街曰清輝街街窄而深車馬塵迹所不到友人顧仁仲結廬其中其地弇園舊址其軒額曰談昔軒甚小無清渠高阜可臨眺者然迴廊屈曲隝徑欹斜別有幽致軒前雜花滿林啼鳥聲不絕是宜春軒後綠蕉一株透出簷角風聲雨聲瀟瀟瑟瑟是宜秋軒中牕几整潔風日和暢冬溫而夏涼仁仲左右圖史優游坐嘯精研漢儒訓故旁蒐天文占驗宅經葬書諸家客至則煮茗溫酒高談竟日若徐松喬胡蛟門陸岳藩陸少雲諸人或日一至或一日再至凡飲食游戲相徵逐者不得與焉不數年舊游零落余又奔走于衣食而近日州中人士所

推尊為老輩者其聲音笑貌與曩者相聚之人迥不同類皆無可與談於是仁仲閉門卻軌蓬蒿滿徑幾無有過而問者甲申之冬余歸自淮相見各敘十年以前事不能無盛衰聚散之感仁仲曰吾之軒以談昔名今之談於斯者自後人視之皆昔人也盍即吾儕之所談者以資後人之談余曰諾乃為文以記之屬藁未就門外風雪交作遂惘然而別既脫藁以寄仁仲兼示胡君碧梧而余復適淮上矣碧梧亦十年前聚首是軒者也

山陽李氏捐淮安府學田記代徐訓導作

李氏山陽世族其居督漕節院之東者邑人稱為院東李氏其先諱時震者以進士官中書時震之子曰師熹師熹之孫曰殿鼇皆諸生殿鼇生孝廉君秉恭履道貞厲激昂成學其卒也訓其子曰吾家百數十年沐浴校序之教吾邑地瘠學田不足供官吾貧不能佽助汝曹其勉之孝廉君有子三人先後補弟子員次子董儒積脩脯二十年得和樂二鄉二舖秧田三十九畝有奇捐入縣學俾學官率諸生以時講肄凡月課之費取給焉考淮安府志山陽舊無學田前明府教授許君以田一十九頃九十六畝有奇分撥縣學而府學舊有田三十六頃五畝四分除分撥縣

學外存田一十六頃九畝有奇歷世久遠屢被河患蕪穢不治且佃田轉易互相乾没縣學之勵有存者皆汙萊也府學則分散罄盡不可復考董儒曰吾捐田入縣學而遺府學非所以承先志廣善行也迺復儉衣節食旬積月累越八年得豐裕二鄉石塘澗河北岸秧麥田三十五畝七分有奇捐入府學由是郡庠校官率諸生以時講肄凡月課之費亦取給焉嗟乎董儒家非素封獨能于素封之家所斷不肯爲者而毅然爲之書曰厥父菑厥子迺弗肯播矧肯穫如董儒者可不謂賢與夫世之捐田者每以瘠磽之地無所收而歸于官以免其逋賦之累而聞者猶或稱揚其美以勸來者雖曰善不可沒然同一善事而無所爲

而爲之與有所爲而爲之者則有間矣今董儒非託于捐以自免其私累也非博好義之名以要譽于師長與其鄉黨朋友也自時厥後其各切磋砥礪養其孝弟忠信之心廣其德行道藝之助勿縻殖膳勿事惰游凡官于學齒于學者宜交勉矣余既與教授齊君請于當事給額褒美而述其顛末如此道光四年閏七月朔日淮安府學訓導徐宣記

余代徐君作此記刊入李氏捐田録其時急遽下筆于文法不及細檢今畧加删潤較原藁爲精整云大士自記

寧波府西水關外堵截劍水新建文昌閣記代陳心裔漕帥作

古之所謂有仁人之心者必有興利除弊之事居鄉則行之于一鄉居官則行之于一國天下出處不同事功則一所以感召祥應靈承神貺厥功甚偉而收效則甚速也余蒙
聖主知遇敭歷中外自媿才薄不克稱職惟期夙夜黽勉恪勤罔懈以答
君恩而符民望自監司浙東時寧郡城濠淤塞創議疏濬鄞之邑人士踊躍趨事議於西水門外乙未坊南堵築截流俾劍水不得衝突且于新築基地創立文昌閣以壯規

模先是乾隆年間邑人全謝山太史欲立椿橫截河流俾劍水入城直者曲之後因艱于塡土事遂寢今則濬河得泥可乘其便又博訪形家言僉謂劍水宜截建閣更得地埶爰擇吉日命所司鳩工庀材聿新輪奐及余恭膺

簡命疊荷

恩旨持節粵東督漕淮上鄞之邑人士相去數千里外時通音問以申其去思之悃且請以截流建閣事勒諸石余按寧郡西城之水東達于水關西至于鄮亭今劍水中截則南岸之溝家滙大河亟需疏瀹築橋北岸大街已淤之河先當挑濬以復其舊兩岸先通然後中央可得而截也其次第規畫皆邑人士主其議而攝鄞篆郭大令總其成

後之考水利者其必有所采擇矣且鄞之邑西七鄉溉水則易蓄水則難不患水溢而患旱乾今于劍水下流截其中央則七鄉之田居于上流瀦蓄既易流澤自長此其有資于農田者也若夫帆檣往來任其所指所截者一水所通者二流前後津梁無所阻滯向之成爲潢潦者今則源泉混混晝夜不舍此其有裨于商旅者也新建文昌閣襟帶河流體執竑做周迴廊廡迤邐繚繞樓房鱗次屏衛其旁遠延嵐秀近拱市垣山川佳氣繽紛環互故自建閣以後文士秀發科名之盛爲鄰郡冠此其有關於文運者也行一物而三善皆得鄞之邑人士咸曰此余之力也而余何力之有焉然余自服官以來每欲興利除獘以上副

聖天子簡任之心而幸得諸君子之相與以有成也因書
其事以貽後之人

按史記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索隱引文耀鉤云文
昌宮爲天府孝經援神契云文者精所聚昌者揚天紀
輔拂並居以成天象故曰文昌宮也文昌第六星曰司
祿故世以爲掌人間祿籍而崇祀焉然今文昌主祠蜀
梓潼神神張氏名惡子見崔鴻後秦錄又太平寰宇記
濟順王本張惡子晉人戰死而廟存文獻通考從其說
而華陽國志元和郡國志俱不言惡子因戰死而立廟
且梓潼張神與文昌星何與而屬之於司祿乎惲子居
曰唐宋時士大夫及進士過梓潼嶺得送者皆爲宰相

得殿魁如鐵圍山叢談所記甚多妄者遂有司祿之說而化書旣證爲魁前之司祿復尊爲外垣之上相也至以毛詩有張仲孝友并指神爲張仲則尤誣矣余謂文昌之神歷千百年來載在祀典豈容妄議惟致其尊崇之心不必詳考其所自故是篇但敘截流建閣事而於文昌缺勿深考云大士自記

山陽裴烈婦入祠記

裴烈婦周氏山陽人裴廣之妻廣故農家子自幼爲其伯父裴成所撫養裴成者曾爲縣差傭工成妻戴氏有淫行與其妹壻周添順通成死戴氏語周曰汝日夕至吾室恐爲吾姪婦所疑盍并挑之周乃乘間出戲言烈婦忿駡周舉手褰其裾烈婦大駡聲達鄰舍周懼而逃戴氏入烈婦駡且哭戴大怒取車榥短木擊之烈婦傷于首及左右肩裴廣自外至詢其故匿戴氏醜不告人烈婦傷重閱七日竟以死廣訴于官周按律流三千里戴氏瘐死獄中烈婦奉 旨旌表入祀節烈祠廣故貧乏邑人士李君希夏代爲傾帑建坊且捐資以助之復議送栗主入祠有節祠後

裔程某告于衆曰裴廣係裴成姪成爲差役傭工分極下賤而祠係搢紳清白之家貴賤懸殊宜遵乾隆年間河南烈婦吳趙氏之例凡捕役之妻與僕婦同准其建坊停止入祠程某素健訟士論薄之獨于議烈婦事有左袒者則曰匪別流品其言是也程某遂具詞呈府府命學官查核成例以聞余偕訓導雷君瑩集諸紳士而語之曰烈婦周氏守正捐軀建坊入祠

聖諭煌煌格而不行是爲違　旨咨部請旌屢奉憲檄若槪成案是謂藐法貞烈之婦出自寒微視彼世家更足欽重何得指斥家世埋没幽貞又況傭作之氓名不隷官昔之閒民轉移職事可工可商可農可士今乃玷其清白儕

于奴隸有善勿褒是何居心節孝祀典一邑所公以彰風化以樹名節若欲自恃門閥妄區流品分爭辯訟顯悖人倫此皆惑世之言不可以訓衆默然既而程某以學官議論不合訴于縣縣駁之訴于府府又駁之不得已又倡為節烈攸分之說謂節祠皆係夫故守節者烈祠則係捐軀自殉者宜分祀不宜合祀復以詞呈府府命學官往查余偕雷君詣祠祠在舊城西長街祠門大書節孝貞烈祠五字節婦烈婦貞女烈女俱奉祀焉鮑烈女何烈女則別有專祠而其衆主仍從祀其中于是移縣申府府命擇吉奉烈婦衆主進祠余偕邑人士親往致祭而程某亦不敢復阻矣烈婦殉節于嘉慶二十一年十二月初十日建坊于

二十五年四月十五日入祠于是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屢為浮議所遏卒成義舉李君之力居多焉近世士大夫多依阿澒涊者山陽獨否遇公事必侃侃而爭然所爭有不盡出于公者執私見以議公事亦士君子所深惡也余故特書之以存公論

博士箴

誰謂學校無關政理誰謂博士無分臧否臨財苟得即爲猥鄙固窮不濫乃爲君子止水一碧無魚更清直幹千尺不花自榮落落雲表矯矯塵外勿徇時好勿牽俗態亦儒亦吏亦師亦賓事上勿媚課士必勤座有圖史釜無粱肉病不在貧清即爲福臨流宜詩登高可賦左右猿鶴提挈鵰鷺恂恂諸生翩翩佳士薰而善良養其廉恥菑畬道畎揖讓禮門時止則止匪言勿言催科迫促吾弗能爲牒訴倥傯吾弗與知宅傍宮牆門低屋小可以容膝吾將終老退而猛省悉乎懷慚士奮于學何功可貪不耕而食非德所堪士習未醇孰除其舊文體未正孰刊其謬行不足錄

文不足觀大言不怍爲之實難濫膺命服謬厠儒官素餐尸位莫如校官脚韈手板不勝其苦逝將去汝莫余敢侮無可係戀不如歸田知足不辱吾其勉旃

存心箴

客從何來昂然升堂華裝袨服爛其輝煌肅客而入顧我則笑抵掌贍言惟神惟妙信不必守義不必蹈消磨其氣貶折其操傴僂其身柔和其貌何福不臻何貧不療人直我曲雖窮亦通人濁我清雖吉亦凶孰得孰失一彼一此能乎不能是在吾子余應之曰爾術甚善人心不同各如其面爾慕榮利余甘貧賤我無爾求爾無我銜鑒爾之術作我之箴勿喪名節勿玷士林勿逞機詐勿習慆淫書之座右常存此心

山陽李續香校